

DISSERTATION ON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S

马克思主义

教育思想论纲

董
标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A811.67/5

1999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论纲

(修订本)

董 标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姜 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论纲/董标著. —2 版(修订本).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9.12
ISBN 7-81021-945-6

I. 马… II. 董… III. ①马恩列斯教育思想-研究
②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③邓小平-教育思想-研究
IV. 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3157 号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徐州 邮政编码 221008)

出版人 解京选

江苏省赣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33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2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9.80 元

修订本前言

一个月前,责任编辑姜华同志辗转来电,说出版社决定尽快重印这本书,问是否同意,有没有什么修改。

出版社的决定有自己的考虑。修改与否,作者的态度是重要的。

错误总在事后才发现。修改的念头,自从初次印刷以后,就萌生了。但确实没想过,能不能“尽快”修改得好一点。

我这边开始想,出版社那边开始催。

到月初,才想出“尽快式修改”的几条基本原则:

1. 订正文字错漏;
2. 减少标题层级;
3. 改写部分内容;
4. 增加几条注释。

当时以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是很低的,而且还把可能与需要,结合起来,考虑进去。例如,原则没有对“反映学界研究成果”提什么要求。在修改过程中才发现,“可能”还是大于“需要”。这说明,空想的原则,有问题。

每年秋天,广州总是多事之秋。教学工作和其他份内份外工作,相对集中在秋天。不知是不是因为广州春季短暂,人们爱把秋天当春天。这也使我不时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把一个“夕阳学科”,当作“朝阳学科”来对待。或者说,难道我已发展到一个“爱把秋天当春天”的阶段?

学科分界及其属性,是无可争议的前沿论题之一。“前沿”非“前言”,此“前言”本与彼“前沿”无涉。想要交待清楚的是,这些原则,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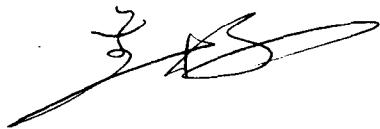
都或多或少地贯彻执行,但并不是每一条原则都贯彻执行得很好。作者希望能与读者一道,对这个修订本,持平常心。

平常心是责任心。我将一如既往地独自承担本书思想内容等方面的责任。

特别要说给读者听的是,姜华同志为本书初版和这次修订所费心力,远在我之上。还当感谢的是,在我专程来徐州校改清样期间,姜华同志多方奔劳,悉心提供方便。因此,我愿意相信,她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连上帝都会感动的。

最后,没有料到这么巧,《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论纲》的“修订本前言”,是在恩格斯诞辰纪念日,写完的。

11月28日是个特殊的、难忘的日子。徐州连日来的阴风冷雨,也为今天的明媚阳光驱散了。



中国矿业大学第三招待所

1999. 11. 28

序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本体和价值,在不少人看来,有许多可疑之处,这是正常的。苏东坡(前苏联、原东欧、原波兰)事变以来,随着所谓马克思主义消亡论的呼声高涨,随着市场经济取向伊始引发的震荡,这种怀疑甚至责难与日俱增了,这是正常。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人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反抗人类危难的斗争*,也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本体和价值深信不疑。

人们似乎很少就本体和价值问题怀疑过孔子、柏拉图、杜威、陶行知等人的教育思想,有关著述也已汗牛充栋,但说马克思对教育的影响在这些人之下,恐怕有失公允。即便确实在这人之下,比起教育史记述的更多人物来说,很难再这么说了。其实,仍然坚持这么说的,也难否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现代教育文献中,马克思的著作属于具有最高引用指数的经典文献之列。这任谁怕也是难以抹煞的吧!

19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时代,20世纪则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的起点。生成和起点是一个完整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经历和部分经历20世纪变迁的人们,比此前此后者,总算多了点体验,使得我们能在体验中学习、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和个性风采,更在学习、研究和探讨中,用我们的体验来观照这一切。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关于

* Rage S. Gottlieb: Marxism 1844—1990. Preface. New York, 1992.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很难不给人以教育家代政治家立言、政治家替教育家行道的口实。但代政治家立言的教育家未必是在代教育学立言,替教育家行道的政治家也不一定是在替老百姓行道。这自然使某种学究式的、平民气十足的判官,在领悟马克思所谓“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时,别有滋味在心头。因为在我看来,与附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许多耀眼眩目的光环相比,只有称他为“穷人的哲学家”^{*} 最激动人心。

我相信,在包括了 20 世纪的人类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最杰出的(社会)批判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就是用整体批判精神主导研究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批判精神昭示我们,“文本”表述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是一个个历史巨人的搏击和反思。搏击的希冀和快慰,与反思的执着和无限,熔冶在一起,是那么坚实地、不可分地结合着。把握甚至只是接近都是极其困难的。然而舍此以求,却无异于南辕北辙,倒不如径行放弃研究了。别无他法,只有循此勉力而为。

正像力求研究过程被整体批判精神主导一样,我试图用多元历史主义^{***} 的方法来完成研究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其说是文化遗产的积聚,毋宁说是精神波动的洪流,自有其历史构造和在历史构造中形成的逻辑构造。在沉思社会生活而发教育之慨的时候,沉思和感慨本就出自某种内在的前结构,自然有其历史定位和思维轨迹。历史向前或向后虽都属变迁,但思想变迁不只是一个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整体变迁过程,要求一种历史主义的表

* 贝尔纳语,参见本书第 92 页。

** “批判”一词在本书中的特别说明,详见第 55 页到 56 页。

*** 本书用“多元历史主义”一词,与 *historism* 和 *historicism* 的异义问题无涉,只表示一种背景阐释框架的层次结构和运演过程,正文试图渐次展开。关于 *historism* 和 *historicism* 的讨论,可见何兆武的长篇论文《评波普尔和他的〈贫困〉》,收入卡·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附录),何林,赵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述,“主体结构”中一员的教育思想,似也只有通过如此表述才有望显现其个性风采,而其中任何一次有关教育的沉思和感慨,因有其历史定位,也呼求一种历史主义的界说。这界说,连同所有表述,都是在既定条件下作出的,因此本来就不可能是超历史的。这就是所谓多元历史主义吧。

也许主导精神和表述方式的选择确实不坏,但在作这样的选择时,较少思量自身的可能以及条件,以致于未能较好地实现选择,实现愿望就在所难免了。这当然是很遗憾的。

21岁时(1982年后),我才开始读马克思的书。起步既迟,入门亦难,本不该有非份之想,但十几年来不时冒出撰写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方面论著的念头,并且差不多每两年便会列出一个写作提纲。虽然这些提纲没有一个是本书中留下可见的痕迹,但翻检那些发黄发霉变质变性的故纸,常常会忘却“留恋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那谆谆告诫。

这并非表明本书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作。相反,除了80年代的少许日子之外,我几乎没有过在40岁之前写出这方面论著的企图。晚近的几年更一直认为,哪怕是仅供自己披览以思之作,也不应当或不可能在“鼎盛期”之前写成。虽然我是深知为学者并非都有“鼎盛期”的,有也是少数,而且也不敢奢望自己在这少数之中。然而如今我还是草成了这本书。

当然这绝非忽然以为自己进入了“鼎盛期”,而是实际工作的需要,令我不得不动笔了。

另一个原因是,1993年春天,我生了一场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心惊胆颤的大病。肝胆肠胃肾都出了问题,医生戏谑地说:“只剩下一颗好心了。”住院期间的心态极其矛盾。一方面致函远方友人宣告多年的寒窗孤灯皆枉然,另一方面意识到生命的警钟在示警,应该把宿愿尽快付诸实施了。

即便不说上面的话,读者对此书的早产性质也会一望而知。早产

不易存活,更可能不该存活。君不见,就连学界前辈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之作,也多遭出版难、推销艰的厄运?

早产既然已成定数了,能否存活,只能是姑妄一试。在我,当然是非常希望它能存活的。

本书从1994年2月14日开笔,到9月21日写下后记,历时220天。为力图避免因自己的疏漏、错误殃及学界长者和同仁,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就任何内容问题向任何人请教过。但是,对此前给过我教诲和指导的老师,我的敬意和谢忱是衷心的和恒久的。也向本书所用出版物的作者、编者、译者及其出版者致谢。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孙树朴先生欣然应允一无名之辈的处女作问世,我当永志不忘。

“重要的不是实际的结果,而是锻炼本身”。*

谨将写作本书的缘由和某些想法记录于上。是为序。

作者 写于华南师范大学

* 列宁:《对〈学校教育学和革命教育学〉一文的修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列宁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如果没作说明,本书中的着重号都是原作者用的。

作者简介

董标，男，1961年农历
8月生，江苏铜山人。

内容提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思想的地位是历史和逻辑的协同产物；列宁教育思想的主体是“现代教育”问题的策略，它以功能主义方法见长；“教育民主”思想的发展，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体，结构主义是其方法的本质；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主体是“教育开放”理论的形成，其方法是历史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在超越教育上达成一致。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青年学者个人独立撰写的同类著作。

目 录

修订本前言	(1)
序	(3)
绪论	(1)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否存在？	(1)
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什么？	(5)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之所以必要？	(12)
第一章 超越教育	(18)
第一节 思想起点	(19)
一、个人(20) 二、无产阶级(28) 三、自由个性(33)	
四、文化精神(38)	
第二节 实践哲学	(45)
一、基本观念(46) 二、人的本质(50) 三、批判哲学(55)	
第二章 教育事实	(69)
第一节 教育资本	(71)
一、工厂制度(71) 二、教育关系(74) 三、人的发展(79)	
四、全面发展(88)	
第二节 教育一般	(96)
一、欧文悖论(99) 二、自我改变(105) 三、发展条件(111)	

第三章 教育逻辑	(124)
第一节 教育悖论	(125)
一、发现(126) 二、破解(139) 三、立法(154)	
第二节 未来教育	(163)
一、提出(163) 二、背景(168) 三、未来(182)	
四、自由个性(217)	
第四章 现代教育	(196)
第一节 学校教育	(199)
一、学校辩证法(200) 二、人的发展辩证法(214)	
三、综合技术教育(221)	
第二节 社会教育	(227)
一、概念(227) 二、任务(229) 三、原则(233)	
四、教育管理(238)	
第五章 教育民主	(252)
第一节 教育民主理念化	(255)
一、教育理念的萌生(255) 二、教育理念的行动(262)	
三、贬抑学校的教育(264)	
第二节 教育民主理论化	(271)
一、新民主主义概念(273) 二、新民主主义教育(278)	
三、知识分子模型(287)	
第三节 教育民主极端化	(296)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297) 二、背弃新民主主义(303)	
三、极端教育民主(310) 四、民本主义教育观(317)	
第六章 教育开放	(329)
第一节 教育封闭	(330)
一、古代教育封闭(330) 二、近代教育开放(332)	
三、现代教育封闭(337)	
第二节 教育解放	(343)
一、教育背景(343) 二、教育启蒙(346) 三、教育解放(348)	

第三节 教育开放.....	(355)
一、“三个面向”是整体改革的方法论(355)	
二、“三个面向”是现代教育的本质论(359)	
三、“三个面向”是教育开放的条件论(364)	
后记.....	(371)

绪 论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否存在？

80年代末，西方世界始有人明确地把马克思称作“革命教育家”(revolutionary educator)(12, p. 222)*，尽管长期以来，并且直到目前，东西方都有更多的人以为，马克思不是一位教育家。例如在当代中国，据说，“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概念能否成立，“也成问题”，若干疑云布于其上，还“面临关于马克思理论‘过时’的喧嚣”(4, p. 1~7)。

的确，马克思其人其事、所作所述，迥异于任何职业教育(学)家：他曾有志于教书育人，但未能如愿；他论述过教育领域几乎所有重大的、直到目前仍争论不休的问题，却未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单独进行过缜密而冗长的归纳或演绎；他批判文明国家的教育制度、屡遭文明国家的迫害，却无意放弃教育的批判；他曾同多种资产阶级思想、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者就教育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论战和争鸣，却未写出一部“教育学”；他一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孜孜以求、勇往直前，似乎从没有斗争的困难，然而却认为

* 参考文献在“绪论”之后。以下每章的参考文献，若非特别注明，都在正文结束之后。未作注释的英文文献，全部自 <http://csf.colorado.edu/psn/Marx/Archive/> 下载。

教育变革即文明国家的教育变革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困难之处”。
(7, p. 246)

“教育思想”无标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存在与否，难能以职业教育家的思想为模子，只要辨明，马克思主义有无考察分析和处理教育现象(问题)的特定立场、方法和概念，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引发教育思想的革命性转换？有没有改变教育变革的方向和度量？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当代世界的主要思想体系之一？事实上，人们几乎已经公认，马克思是对 20 世纪的人类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12, p. 495)，这个事实也几乎回答了上述所有问题。

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真正研究起于 70 年代末，其标志是全国“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的成立(1979 年)，首任会长是刘佛年。此后的 15 年间，出版了大量的介绍性、述评性、研究性的文集和著作，比较重要的是：

1. 王焕勋主编：《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1988 年 5 月；
2. 陈桂生著：《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现时代》，1988 年 6 月；
3. 张健主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1989 年 3 月；
4. 车树实著：《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史初编》，1990 年 12 月；
5. 厉以贤主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92 年 8 月；
6. 陈桂生著：《马克思主义教育论著研究》，1993 年 6 月；
7. 陈桂生著：《现代中国的教育魂》，1993 年 11 月；
8. 张健主编：《毛泽东的教育实践》，1993 年 11 月；等等。

其中，1992~1993 年是出版研究成果最多的两年，这两年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大事件并将载入史册的是，邓小平南巡并发表讲话，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篇名作《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

* 着手修订本书前不久传来消息说，在 BBC 评出的“千年最伟大思想家”中，马克思位居第一。

等地的谈话要点》。

在过去的 15 年间,几个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论著(选),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学习和研究的进展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们是:

1. (原)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1979 年;
2. (原)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列宁论教育》,1979 年;
3. (1)(2)的修订本,分别于 1986 年、1990 年出版;
4. 华东师范大学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上、下卷),1985 年;
5. 华东师范大学编:《列宁教育文集》(上、下卷),1986 年;
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同志论教育》,1990 年;
7.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1992 年;等等。

在当代西方,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真正重视,似也起于 70 年代末。在 60 年代以前的西方社会,有的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被忽略了,特别就教育而言,更是如此”(4,p. 3)。70 年代末以来的情况则不同了。我们看到,除了有一些兼具述评性和研究性的著作问世以外,“马克思”的名字或“马克思主义”,被研究者与几乎所有重大的教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

1. 莱夫塔斯:《教育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M. Levitas: Marxist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74);

2. 鲍尔斯和金蒂斯合著：《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amuel Bowles,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1976. 王佩雄等译, 书名改为《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年)；

3. 普赖斯：《马克思与中苏两国的教育》(R. F. Price: *Marx and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1977)；

4. 萨鲁普：《马克思主义与教育》(M. Sarup: *Marxism and Education*, 1978)；

5. 卡索斯和乌斯腾伯格合著：《教育未来：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和实践导论》(S. Castles, W. Wuestenberg: *The Education of the Fu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Education*, 1979)；

6. 夏普：《知识、意识形态和教育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研究之路》(R. Sharp: *Knowledge,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hooling: Towards a Marxist Analysis of Education*, 1980)；

7. 马修斯：《马克思主义教育认识论》(M. R. Matthews: *The Marxist Theory of Schooling: A Study of Epistemology and Education*, 1980)；

8. 萨鲁普：《教育、国家及其危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M. Sarup: *Education, State and Crisis: A Marxist Perspective*, 1982)；

9. 哈里斯：《教师和班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K. Harris: *Teachers and Classes: A Marxist Analysis*, 1982. 唐宗清译, 台湾桂冠图书公司, 1994年)；

10. 普赖斯：《马克思与晚期资本主义教育》(R. F. Price: *Marx and Education in Late Capitalism*, 1986)；等等。

国内外的研究动向,事实上已经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否存